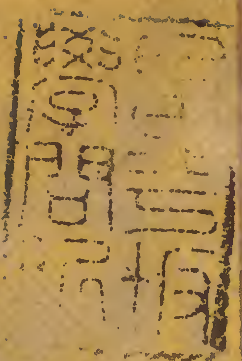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
卷自五十一至五十二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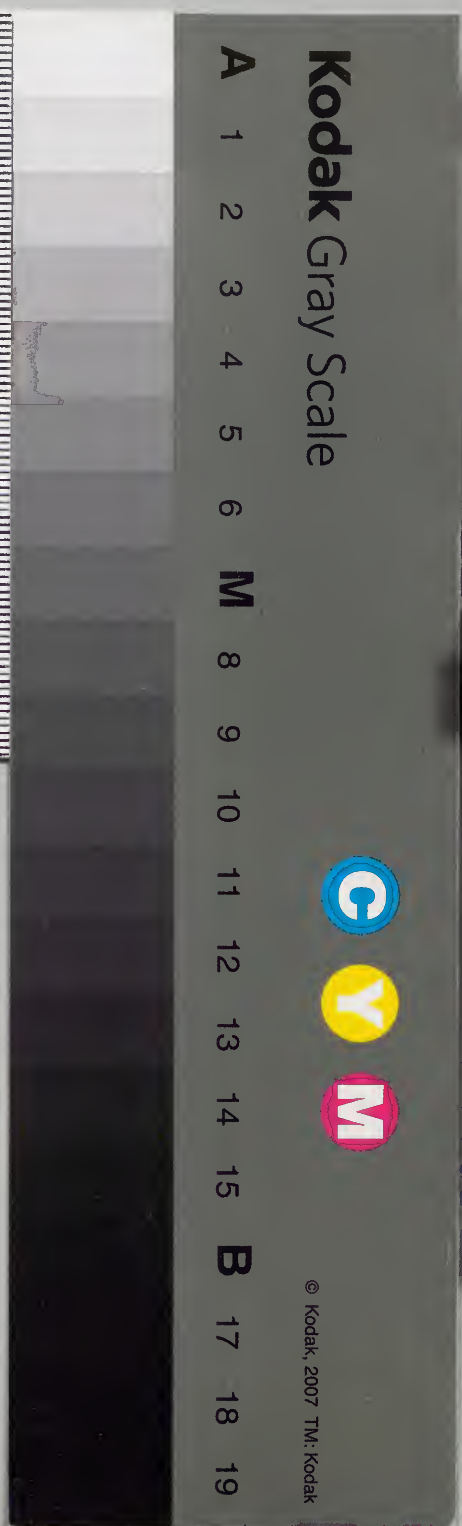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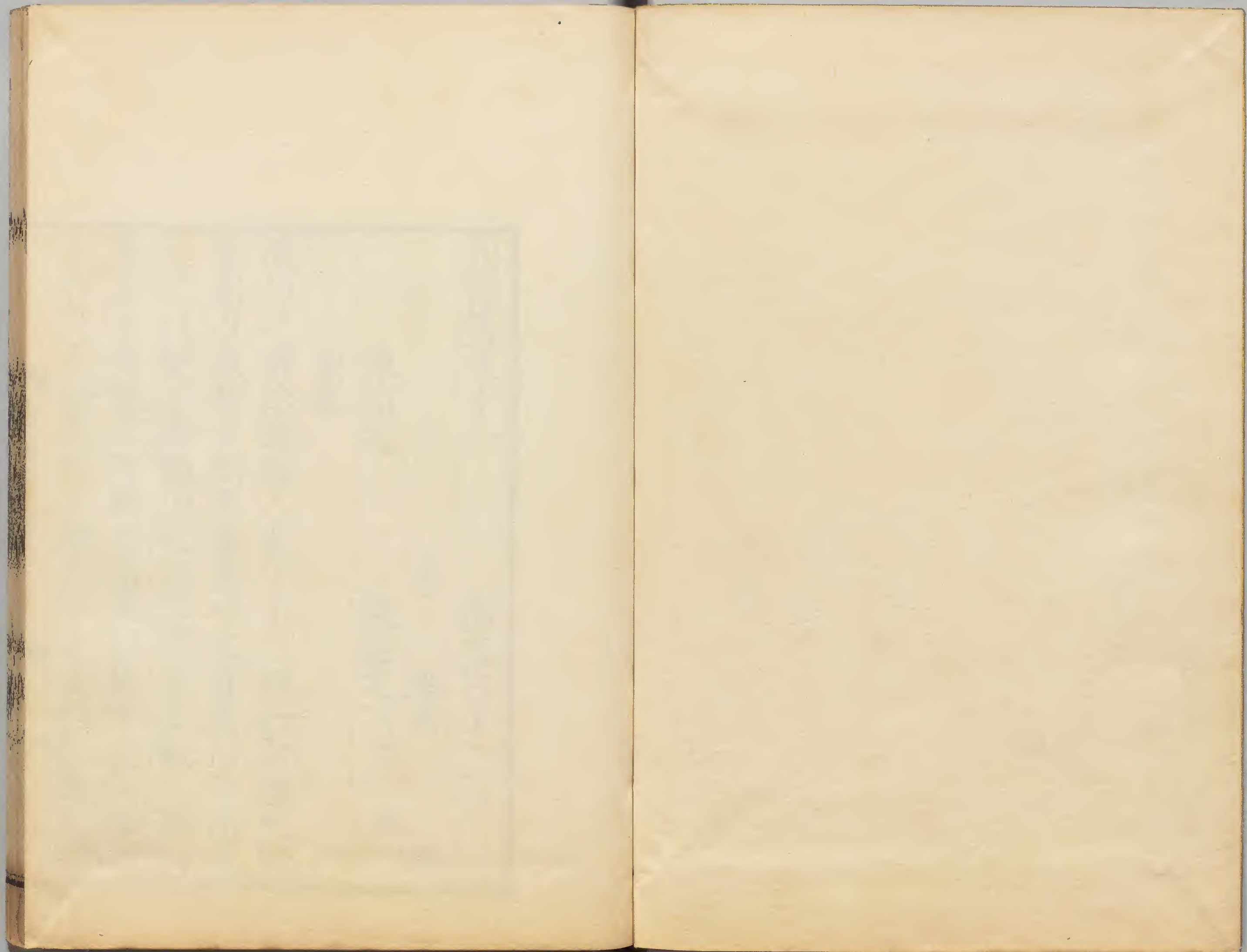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〇五五
函號	四〇三
架	一〇二
冊	四〇

漢書門類	五〇五五
函號	四〇三
架	一〇二
冊	四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5
冊數	40 (31)
函號	230 79

新刊納本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羊文庫

李

延壽

撰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陽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俟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

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卽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

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緝。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卽位。頻造

尚書范雲。雲不好絹。堅拒之。絹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

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絹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勅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敎。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絹詐爲蕭寶寅書。以

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歆。長史以下次第歆。縉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旣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日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

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出世。棄燕雀

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俾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

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沉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
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
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
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
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愴
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
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
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

心。崛強沙漠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
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
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徃懷。君其詳之。伯
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
所殺。伯之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
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
久之。卒于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絹在魏。魏人
欲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
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

南史列傳卷五十一
六
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

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

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于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勅。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

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

南史及傳卷五十一
九
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愨。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

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

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
嬪侍無改于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
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
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
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
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
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
帝。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

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旣
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
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
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
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
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
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二戰。
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
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碶石。

與顥戰于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

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

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統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

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勅卽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

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諛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翼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

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斲

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
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
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
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
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
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鑑。

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
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
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
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
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
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諷陵。陵甚病之。後王之
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
瑒金紫光祿大夫陳襲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
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
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
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
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
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
火以爇之然及于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
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

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
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勅引暄出
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
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駝後子雲
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
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
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
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

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

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異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狹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盖有由焉。及喪亂旣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克捷。亦足稱之。

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李

延壽

撰

賀瑒

子革
弟子琛

司馬襲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
儀

陵子儉
份
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
行卿弟克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

南史及傳卷五十二
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

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

南史及傳卷五十二
二
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勅於永福省爲邵陵
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
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
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
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
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
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
風儀。能吐談。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

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
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
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
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
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
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
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旣世習禮學。究
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

南史及傳卷五十二
三
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荅。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吏。琛辭以母老。終于固執。俄遭母憂。廬于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

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

非關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于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

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

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于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

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于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下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義。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

南史文選卷五十二
六
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

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于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

南史列傳卷五十二
七
弊增奸。寔由于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每苦空惚。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

于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于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

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于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餐。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

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

太守。

司馬璩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璩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璩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璩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

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璩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于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

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吳之卽昇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歿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吳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

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搆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

南史及傳卷五十一
十一
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搆。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議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

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

內史及傳卷五十一
十一
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
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
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
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
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
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
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
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
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于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異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
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
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
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
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
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鷺魚鮓。不
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
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

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

悅以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

南史及傳卷五十一
四
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昇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餉金二百兩。又致書于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昇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

並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斂轡北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名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昇等爲名耳。今日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旣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昇。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陂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

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昇。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昇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昇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昇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昇及諸子。自潮

南史列傳卷五十二
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

興于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于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于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

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
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于草澤。卿
便稱敕喚出。於是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
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
薦之。卽名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
以爲非吉祥。未卽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
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
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

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
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歛。爲士子所嗟
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溫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
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
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
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
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

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于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

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摠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

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
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
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
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
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
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
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朞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
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簡文妃姪女。晉

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
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
覲用幣。戊寅卽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
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
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
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
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

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

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二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謂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于江陵。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于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

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

南史列傳卷五十三
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綏。無計多

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旣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

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卽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勸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勸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

但明徹良將。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

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賈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曰。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

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

南史列傳卷五十二
二十五
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眾，不許入城，置儉于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撝望重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

南史列傳卷五十二
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

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兩載。祲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

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

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于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

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于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酈寄。

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尅。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王。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鑱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鑱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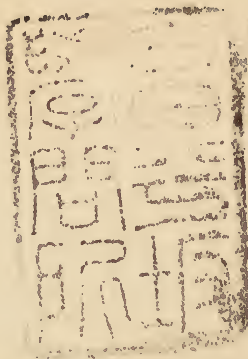
國史列傳卷五十二
三十一
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痛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

景攻王僧辯于巴陵。不尅。敗還。乃殺泉于江夏。沉其屍于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歿。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于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壁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尚書列傳卷五十二
三十一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于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

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亦旣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克聰明。特達締構。與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